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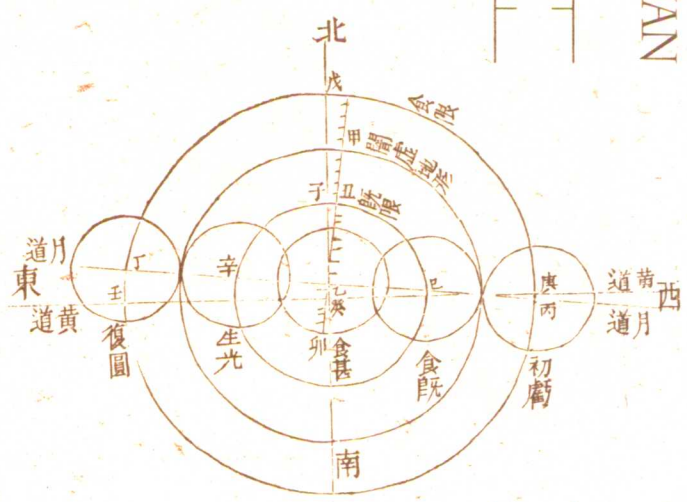
第一輯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清康熙刻本

勿菴曆算書目

WUANJI SUAN
SHUMU

【清】梅文鼎◇撰 高峰◇校注



CBS
K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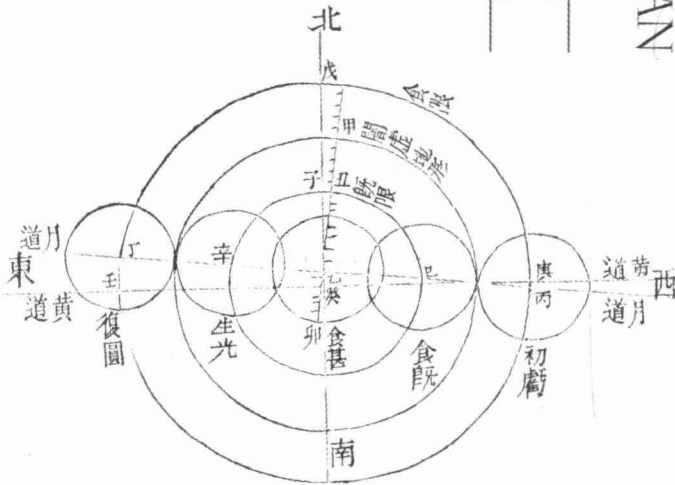
清康熙刻本

勿菴曆算書目

WUANLISUAN
SHUMU

【清】梅文鼎◇撰 高峰◇校注

國家重點出版物中長期規劃項目
二〇一一年—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CIS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勿菴曆算書目/ [清]梅文鼎撰; 高峰校注
— 長沙: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4. 12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ISBN 978-7-5357-8548-0

I. ①勿… II. ①梅…②高… III. ①天文學—圖書目錄—中國—清代②古典數學—圖書目錄—中國—清代 IV. ①Z88: P1-092
②Z88: 01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304938 號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第一輯)

勿菴曆算書目

撰 者: [清]梅文鼎

校 注: 高 峰

責任編輯: 徐 爲 楊 林

出版發行: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社 址: 長沙市湘雅路 276 號

<http://www.hnstp.com>

郵購聯係: 本社直銷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長沙瑞和印務有限公司

(印裝質量問題請直接與本廠聯係)

廠 址: 長沙市井灣路 4 號

郵 編: 410004

出版日期: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16.5

字 數: 215000

書 號: ISBN 978-7-5357-8548-0

定 價: 48.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整理

叢書主編 張柏春 孫顯斌

編輯辦公室 孫顯斌 高峰 程占京

學術委員會 (按中文姓名拼音為序)

陳紅彥(國家圖書館)

馮立昇(清華大學圖書館)

郭書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健平(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韓琦(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黃顯功(上海圖書館)

雷恩(Jürgen Renn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

李雲(北京大學圖書館)

林力娜(Karine Chemla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劉薈(清華大學圖書館)

羅桂環(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潘吉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田森(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徐鳳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曾雄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鄒大海(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中國科技典籍選刊》總序

我國有浩繁的科學技術文獻，整理這些文獻是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竺可楨、李儼、錢寶琮、劉仙洲、錢臨照等我國科技史事業開拓者就是從解讀和整理科技文獻開始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科技史研究在我國開始建制化，相關文獻整理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涌現出胡道靜的力作《夢溪筆談校證》。

改革開放以來，科技文獻的整理再次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重視，這方面的出版物呈現系列化趨勢。巴蜀書社出版《中華文化要籍導讀叢書》（簡稱《導讀叢書》），如聞人軍的《考工記導讀》、傅維康的《黃帝內經導讀》、繆啓愉的《齊民要術導讀》、胡道靜的《夢溪筆談導讀》及潘吉星的《天工開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與科技史專家合作，為一些科技文獻作注釋并譯成白話文，刊出《中國古代科技名著譯注叢書》（簡稱《譯注叢書》），包括程貞一和聞人軍的《周髀算經譯注》、聞人軍的《考工記譯注》、郭書春的《九章算術譯注》、繆啓愉的《東魯王氏農書譯注》、陸敬嚴和錢學英的《新儀象法要譯注》、潘吉星的《天工開物譯注》、李迪的《康熙幾暇格物編譯注》等。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上百位專家選擇并整理中國古代主要科技文獻，編成共約四千萬字的《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簡稱《通彙》）。它共影印五百四十一種書，分為綜合、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學、生物、農學、醫學、技術、索引等共十一卷（五十冊），分別由林文照、郭書春、薄樹人、戴念祖、郭正誼、唐錫仁、苟翠華、范楚玉、余瀛鰲、華覺明等科技史專家主編。編者為每種古文獻都撰寫了「提要」，概述文獻的作者、主要內容與版本等方面。自一九九三年起，《通彙》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今大象出版社）陸續出版，受到國內外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歡迎。近些年來，國家立項支持《中華大典》數學典、天文典、理化典、生物典、農業典等類書性質的系列科技文獻整理工作。類書體例容易割裂原著的語境，這對史學研究來說多少有些遺憾。

總的來看，我國學者的工作以校勘、注釋、白話翻譯為主，也研究文獻的作者、版本和科技內容。例如，潘吉星將《天工開物校注及研究》分為上篇（研究）和下篇（校注），其中上篇包括時代背景，作者事迹，書的內容、刊行、版本、歷史地位和國際影響等方面。

《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通彙》等為讀者提供了便于利用的經典文獻校注本和研究成果，也為科技史知識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可能由於整理目標與出版成本等方面的限制，這些整理成果不同程度地留下了文獻版本方面的缺憾。《導讀叢書》、《譯注叢書》和其他校注本基本上不提供保持原著全貌的高清影印本，並且錄文時將繁體字改為簡體字，改變版式，還存在截圖、拼圖、換圖中漢字等現象。《通彙》的編者們儘量選用文獻的善本，但《通彙》的影印質量尚需提高。

歐美學者在整理和研究科技文獻方面起步早於我國。他們整理的經典文獻為科技史的各種專題與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些科技文獻整理工作被列為國家工程。例如，萊布尼茲(G. W. Leibniz)的手稿與論著的整理工作於一九〇七年在普魯士科學院與法國科學院聯合支持下展開，文獻內容包括數學、自然科學、技術、醫學、人文與社會科學，萊布尼茲所用語言有拉丁語、法語和其他語種。該項目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失去法國科學院的支持，但在普魯士科學院支持下繼續實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項目得到東德政府和西德政府的資助。迄今，這個跨世紀工程已經完成了五十五卷文獻的整理和出版，預計到二〇五五年全部結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合作促進了中文科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國科技史專家與國外同行發揮各自的優勢，合作整理與研究《九章算術》、《黃帝內經素問》等文獻，並嘗試了新的方法。郭書春分別與法國科研中心林力娜(Karine Chemla)、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道本周(Joseph W. Dauben)和徐義保合作，先後校注成中法對照本《九章算術》(*Les Neuf Chapters*，1100四)和中英對照本《九章算術》(*Nine Chapters on the Art of Mathematics*，1101四)。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與馬普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的學者合作校注《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在提供高清影印本的同時，還刊出了相關研究專著《傳播與會通》。

按照傳統的说法，誰占有資料，誰就有學問，我國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都重「收藏」輕「服務」。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國際科技史學者們越來越重視建設文獻平臺，整理、研究、出版與共享寶貴的科技文獻資源。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Gesellschaft)的科技史家們提出「開放獲取」經典科技文獻整理計劃，以「文獻研究+原始文獻」的模式整理出版重要典籍。編者盡力選擇稀見的手稿和經典文獻的善本，向讀者提供展現原著面貌的複製本和帶有校注的印刷體轉錄本，甚至還有與原著對應編排的英語譯文。同時，編者為每種典籍撰寫導言或獨立的學術專著，包含原著的內容分析、作者生平、成書與境及參考文獻等。

任何文獻校注都有不足，甚至引起對某些內容解讀的爭議。真正的史學研究者不會全盤輕信已有的校注本，而是要親自解讀原始文獻，希望看到完整的文獻原貌，並試圖發掘任何細節的學術價值。與國際同行的精品工作相比，我國的科技文獻整理與出版工作還可以精益求精，比如從所選版本截取局部圖文，甚至對所截取的內容加以「改善」，這種做法使文獻整理與研究的質量打了折扣。

實際上，科技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項難度較大的基礎工作，對整理者的學術功底要求較高。他們須在文字解讀方面下足夠的功夫，並且準確地辨析文本的科學技術內涵，瞭解文獻形成的歷史與境。顯然，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相互支撐，研究決定著整理的質量。隨著研究的深入，整理的質量自然不斷完善。整理跨文化的文獻，最好借助國際合作的優勢。如果翻譯成英文，還須解決語言轉換的難

題，找到合適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合作者。

在我國，科技文獻整理、研究與出版明顯滯後于其他歷史文獻，這與我國古代悠久燦爛的科技文明傳統不相稱。相對龐大的傳統科技遺產而言，已經系統整理的科技文獻不過是冰山一角。比如《中國科技典籍通彙》中的絕大部分文獻尚無校勘與注釋的整理成果，以往的校注工作集中在幾十種文獻，並且沒有配套影印高清晰的原著善本，有些整理工作存在重複或雷同的現象。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加大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力度，鼓勵科技文獻的整理工作。學者和出版家應該通力合作，借鑒國際上的經驗，高質量地推進科技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

鑒于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承的需要，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策劃整理中國古代的經典科技文獻，并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合作出版，向學界奉獻《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非常榮幸這一工作得到圖書館界同仁的支持和肯定，他們的慷慨支持使我們倍受鼓舞。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館等都對「選刊」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尤其是國家圖書館陳紅彥主任、上海圖書館黃顯功主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馮立昇先生、劉蕾女士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李雲主任還慨允擔任本叢書學術委員會委員。我們有理由相信有科技史、古典文獻與圖書館學界的通力合作，《中國科技典籍選刊》一定能結出碩果。這項工作以科技史學術研究為基礎，選擇存世善本進行高清晰影印和錄文，加以標點、校勘和注釋，排版采用圖像與錄文、校釋文字對照的方式，便于閱讀與研究。另外，在書前撰寫學術性導言，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受我們學識與客觀條件所限，《中國科技典籍選刊》還有諸多缺憾，甚至存在謬誤，敬請方家不吝賜教。

我們相信，隨著學術研究和文獻出版工作的不斷進步，一定會有更多高水平的科技文獻整理成果問世。

張柏春 孫顯斌

於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基礎園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目錄

導言 〇〇一

《勿菴曆算書目》校注 〇一三

附錄一 梅文鼎傳記資料 一八一

附錄二 梅文鼎曆算著述序跋 二〇二

後記 二五四

導言

一、作者梅文鼎

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字定九，號勿菴。安徽宣城人。父諱士昌（？—一六五八），字期生，號繳瞿，明季諸生。入清後，棄諸生服，隱居林泉，著有《周易麟解》。文鼎幼習舉子業，年十五補郡博士弟子員。康熙壬寅（一六六二），考取廩生，此後屢試不第，以布衣終其身。

以曆算之學受知於康熙名臣李光地，經光地舉薦，所著《曆學疑問》、《三角法舉要》先後進呈御覽，康熙帝親加批點。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聖祖南巡，召見於臨清御舟中，特賜「績學參微」以顏其堂。年八十九卒，上命江寧織造經紀其喪。弟文鼎、文鼎、文鼎，俱通曆算。子以燕，康熙癸酉（一六九三）舉人，早卒。孫穀成，以梅文鼎故，薦入內廷，賜進士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梅文鼎年三十從同里倪正問曆算之學，至其歿年，積六十餘載，精研曆算一門，既專且久，究極精微，而無所不備。著述極為豐富，著有《古今曆法通考》若干卷，論中外曆法之源流得失，辨其因承，考其同異，以補馬端臨《文獻通考》之所未備。又著《中西算學通初集》九種，論筆算、籌算、尺算、比例算、三角、幾何、句股，皆條分縷析，由淺及深，堪為初學梯航。其生前，友人蔡璣先、李光地、李鼎徵、金世揚、年希堯等出資先後為其刊行著述數種。去世後，柏鄉魏荔彤請楊作枚整理梅氏遺稿，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刊《曆算全書》七十四卷，收錄梅文鼎曆算著述二十九種。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梅穀成以魏氏刻本校讎不精，編次紊亂，又私自擅入楊作枚著作若干，遂重新編次，刊刻《曆算叢書輯要》六十卷，收錄曆算書二十三種。此外，又有詩文集若干卷，乾隆間梅穀成校訂《續學堂文鈔》六卷、《詩鈔》四卷，付梓刊行。

二、《勿菴曆算書目》之成書

梅文鼎一生著述極富，但付梓刊行者不多。在梅文鼎開始撰寫《勿菴曆算書目》（以下簡稱《書目》）之前，唯《籌算》七卷，康熙十

九年（一六八〇）蔡聲刊於南京；《曆學疑問》三卷，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李光地刻於大名；《方程論》五卷，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李鼎徵刊於泉州。然於梅氏未刊書，未及十一。

康熙三十八年冬，梅文鼎從福建還歸故里，請同里施彥恪寫了一篇《徵刻曆算全書啟》，希望天下有心之人，幫助自己刊刻曆算著述，「或任鈔小卷欣賞，可以孤行；或分任大編輻輳，斯呈眾妙」。^{〔一〕}同時，梅文鼎考慮到自己春秋已富，而大多數著述尚未刊布，為使著述不致湮沒無傳，一生心血付諸流水，他開始撰寫《書目》。所著曆算著述悉皆收錄，各以簡要之語，述其撰述本旨及成書源流，並標明已刻、未刻情況。其緣由目的，他在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撰寫的自序中表述得十分明瞭：「余之從事曆學也餘四十年，性好苦思，時有所通於積疑之後，著撰遂復多種。將欲悉出其書就正當世，而未之能也。稍為臚列書名，各繫數語，發揮撰述本旨，庶以質諸同好，共明茲事云爾。」

關於《書目》的撰寫時間，此前學者未作深入考察，多據《自序》落款時間，認定該書成於康熙四十一年。唯錢寶琮先生對此有過質疑，他在《梅勿菴先生年譜》中指出：「先生七十以後所著及校刻之書，亦著錄其間，蓋《書目》之完成，在先生晚年也。」^{〔二〕}其說近是，然不够具體，我們還可作進一步探討。

梅文鼎在《書目》中曾兩次提及同鄉阮爾詢（字于岳），皆稱「阮副憲」^{〔三〕}。副憲為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副職，查《清聖祖實錄》，阮爾詢於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六月始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一職。則《書目》最後成稿，必在康熙四十六年六月之後。

又《曆算全書》與《梅氏叢書輯要》收錄了三種答問之書，分別為《答祠部李古愚先生》、《答滄州劉介錫茂才》和《答嘉興高念祖先生》。前兩種見錄於《書目》，即《答李祠部問曆》和《答劉文學問天象》，而第三種則未見《書目》著錄。查《續學堂詩鈔》，其卷四有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所作《壽嘉禾高念祖先生八十》、《念祖謂余知曆，出示所藏明水先生策對及虞部公日記中語商榷，又得一首》兩詩，知《答嘉興高念祖先生》當成於此時。而《書目》未著錄，並非梅文鼎有意或無意遺漏，實撰寫該書時，《書目》已經成稿，而未及收錄。類似的還有《二銘補注》一書，據該書小序，成於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曆算全書》和《梅氏叢書輯要》皆收錄，而《書目》未著錄。又其晚年寫成的《五星紀要》和《曆學疑問補》，也在《書目》成書之後，《書目》未著錄。由此可推知，《書目》最終成稿時，不會晚於康熙四十七年。即《書目》之成稿，在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間。

至此，我們可以對《書目》的成書情況作一大致描述：康熙三十八年冬，六十七歲的梅文鼎從福建返回宣城，請施彥恪撰寫《徵刻

〔一〕 施彥恪《徵刻曆算全書啟》，載知不足齋叢書本《書目》卷首，見本書附錄一。

〔二〕 錢寶琮《梅勿菴先生年譜》，《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九冊，遼寧教育出版社，第一百三十頁。

〔三〕 見《書目》「王寅旭書補注」與「方程論」兩條。

曆算全書啟》，開始考慮撰寫《勿菴曆算書目》。據《徵刻曆算全書啟》，此時成書八十種，其中曆學五十八種，算學二十二種。康熙四十一年初稿完成，梅文鼎作序一篇，述其緣起。次年，應直隸巡撫李光地之召，北上保定，在李光地門生弟子的幫助下，校訂曆算諸稿，並相繼付梓。至四十五年（一七〇六）梅文鼎離開保定還鄉之前，《三角法舉要》五卷、《交食蒙求訂補》二卷、《環中黍尺》五卷、《甄堵測量》二卷及《弧三角舉要》五卷相繼刊行，已校訂而未及付梓的尚有《筆算》五卷與《曆學駢枝》四卷，這兩種由直隸守道金世揚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出資刊刻。在保定期間，梅文鼎又陸續完成了《平立定三差詳說》、《交會管見》等若干文稿，《曆學疑問》、《三角法舉要》又先後上呈御覽。於是，四十五年六月回到宣城老家後，梅文鼎對《書目》原稿進行修訂補充。最遲至四十七年，撰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書目》定稿。

《書目》凡一卷，收錄梅文鼎曆算著述八十八種，其中，曆學六十二種，算學二十六種^{〔一〕}，曆學書在前，算學書在後。每條皆著錄其書名卷次，已經付梓刊行的著作，在卷次後小字標注「已刻」字樣。成稿後不久，即付梓刊行，是為康熙刻本，今僅見藏於清華大學圖書館。乾隆間開四庫館，得吳玉墀進呈本《書目》，將書名改作《勿菴曆算書記》，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中。乾嘉之際，長塘鮑廷博得抄本《書目》，收入家刻《知不足齋叢書》中，民國出版《叢書集成初編》，以之為底本，將《書目》排印出版。

三、《勿菴曆算書目》之版本

《書目》現存三個主要版本，其一為康熙初刻本，疑為梅氏家刻本，現藏於清華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康熙本」。其一為四庫全書本，今所見《四庫全書》有兩種——文淵閣四庫與文津閣四庫，兩種四庫本《書目》差異頗多。合而言之，可簡稱「四庫本」；若分而論之，前者簡稱「淵本」，後者簡稱「津本」。其一為知不足齋叢書本，長塘鮑廷博刻，以下簡稱「知本」。茲分別論述。

（一）康熙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有一種清刻本《書目》，內鈐有「安樂堂藏書記」印章，係怡親王府舊藏^{〔二〕}。該刻本不避乾隆「弘曆」諱，其正文前有梅文鼎康熙四十一年自序一篇，序後蓋五枚印章，分別為「才與不才之間」、「梅文鼎印」、「定九」、「昨非今未是」、「不薄今人愛古人」。其中，定九為梅文鼎字，其餘三枚係閒章。該刻本標注「已刻」的著作有十四種，其中曆學書有《曆學駢枝》四卷、《寧國府志分野稿》一卷、《宣城縣志分野稿》一卷、《曆學疑問》三卷、《交食蒙求訂補》一卷、《交食蒙求附說》一卷，計六種^{〔三〕}；算學書有《中西算

〔一〕《書目》在曆學和算學書後，皆對其總條目有所統計。據《書目》云，曆學二十六種，算學六十二種，總計八十八種。若按照實際條目計算，曆學六十四種，算學二十七種，總數當為九十一種。

〔二〕該書與李光地、金世揚刻於康熙間的《曆學疑問》、《曆學駢枝》、《筆算》、《甄堵測量》、《環中黍尺》、《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及李光地《曆象本要》，被收入一函之中，誤題作《梅氏叢書輯要》。以上各種皆有「安樂堂藏書記」。

〔三〕康熙本《書目》在曆學書後云：「內已刻者七種，與實際標注「已刻」數目不同。」

《學通序例》一卷、《勿菴籌算》七卷、《勿菴筆算》五卷、《方程論》五卷、《三角法舉要》五卷、《甄堵測量》二卷、《弧三角舉要》五卷及《環中黍尺》五卷，共計八種^(一)。其刊行情況如下^(二)：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寧國府志分野稿》刻入《寧國府志》；

康熙十九年，蔡鏗於南京觀行堂刊刻《中西算學通序例》及《籌算》兩種；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宣城縣志分野稿》刻入《宣城縣志》；

康熙三十六年，李光地於大名刊刻《曆學疑問》；

康熙三十八年，李鼎徵於泉州刊刻《方程論》；

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至四十四年（一七〇五）間，李光地在保定刊行《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甄堵測量》、《環中黍尺》、

《交食蒙求訂補》^(三)五種；

康熙四十五年，金世揚在保定刊刻《筆算》與《曆學駢枝》兩種。

以上標注「已刻」各書，皆刻於康熙四十六年前，即《書目》成稿前。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希堯在南京刊行梅文鼎《度算

釋例》，與《書目》中《勿菴度算》內容相當，而《書目》未標注「已刻」。

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該刻本即《書目》初刻本，當刻於《書目》成書時，即康熙四十六、四十七年間，很可能是梅氏家刻本。

該刻本有三處墨丁，值得注意。其一，出現在「天學會通訂注」條中，原文作「近承東藩梁■先生世勳惠寄《薛氏全書》」；其二，出現在「九數存古」條中，原文作「西域伍爾章■有其書，余從借讀焉」；其三，出現在「少廣拾遺」條中，原文作「有三韓林■寄訊楊時可及丁令調」。三處皆為人名，或闕名諱，或闕字號。以上三人，或與梅文鼎僅有一面之緣，或祇是有書信交往，梅文鼎不知其名號，或知而反忘，也在情理之中。梅文鼎在撰寫《書目》時，三處恐即留有空白，刊行時遂成墨丁。淵本與康熙本一致，津本和知本皆有所補充。

(一) 四庫全書本

乾隆間開四庫館，搜羅天下圖書。浙江著名藏書家吳焯（一六七六一—一七三三）次子吳玉墀進呈家藏典籍三百零五種，內有《書目》

一冊，《四庫全書》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中，更名為《勿菴曆算書記》。

我們能見到兩種四庫本《書目》，一為文淵閣本，抄於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一為文津閣本，抄於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

(一) 康熙本《書目》在算學書後云：「內已刻者七種」，與實際標注「已刻」數目亦不同。

(二) 下文所列諸書刊行情況的詳細考訂，皆見於本書正文注釋。

(三) 該書包括《書目》著錄的《交食蒙求訂補》一卷與《交食蒙求附說》一卷。

四庫本正文前無梅文鼎自序，正文中標注「已刻」的書目，與康熙本相比有所增加。從「魏荔彤刻」、「魏刻」等字樣來看，四庫本顯然據魏荔彤《曆算全書》而增，然而並不完全，仍有一些遺漏與錯訛。如《中西算學通序例》，康熙十九年刊於南京，四庫本卻未標注「已刻」；《三十雜星考》、《四省表景立成》、《西國月日考》都已收進《曆算全書》，前兩種收在《揆日候星紀要》中，第三種收在《歲周地度合考》中，但四庫本未標注「已刻」；又《答劉文學問天象》一種，刊刻於《曆算全書》內，而四庫本卻標注為「文集內刻」，等等。四庫本標注「已刻」的書目雖較康熙本多，但它在曆學和算學書後，統計二者已刻總數時，仍舊遵照康熙刻本未改，與正文標注「已刻」總數有明顯出入。其標注「已刻」的曆學書有十五種，而統計的總數仍作七種；標注「已刻」的算學書有十一種，而統計的總數亦仍作七種。

淵本與津本在「已刻」書目的標注方面完全一致，可見所據底本一致，皆為康熙本。然二者文字方面有較大出入，與康熙本亦多有不同，多是抄寫粗疏而致，亦有存在刻意更改底本文字的情況。客觀說來，淵本還算比較忠實於底本，祇是對某些譯名作了改動，如「古今曆法通考」條「札馬魯丁」，淵本改作「扎瑪里迪音」。而津本則較為隨意，錯訛不少，改動尤多。其抄寫粗疏而導致的異文與錯訛，茲不俱舉，僅列其刻意更改底本之處，以見其概。

康熙刻本凡遇「命」、「朝」等字，上皆留空格，以示恭敬是為擗抬。淵本抄寫時，同樣在這些字前留白。而津本則將類似字樣連同上面的空格，一併用其他文字代替。如「曆志贅言」條「愚山奉命纂修《明史》，津本將空格連同「奉命」二字改成「人史局」；「曆學疑問」條「曆法至本朝大備矣」，津本將空格連同「本朝」二字改成「於今而」；又該條「退朝則亟問今日所成何論」，「退朝」在津本中作「退食暇」。

又康熙本的幾處墨丁，津本也有所改動。第一處，津本作「東藩梁方伯先生世勳」，補充「方伯」二字。東藩指山東藩臺，即山東布政使；方伯亦指布政使，與「東藩」同義重複，津本所補，顯得畫蛇添足。第三處，津本作「有三韓林君曾寄訊楊時可及丁令調」，補充「君曾」二字。康熙本的這處墨丁，顯然是林某某的名號，津本擅自補充「君曾」二字，毫無意義。

其他擅改之處，如「比例數解」條「即各所求之乘得數、除得數」，津本改成「即得所求乘除之數矣」；「勿菴度算」條「今得一書，補塞遺缺，中邊備矣」，「中邊」二字難解，津本遂改作「其法」。諸如此類。

(三) 知不足齋叢書本

乾隆、嘉慶間，長塘鮑廷博、鮑士恭父子選家藏罕見舊籍，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三十函。其第十九函收錄《勿菴曆算書目》一卷，是為「知本」。知本正文前有三篇序文，分別是康熙四十一年梅文鼎自序、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施彥恪《徵刻曆算全書啟》及康熙三十八年十月毛際可《梅先生傳》（附梅庚跋）。

知本標注「已刻」的書目，與康熙本、四庫本皆不相同。其標注「已刻」的曆學書有十七種，算學書有十六種，統計的總數與正文的標注數目完全一致。標注「已刻」的數目，較淵本有所增加，但仍舊有遺漏，如《七政前均簡法》、《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兩種，

《曆算全書》與《梅氏叢書輯要》分別刻入《火星本法》和《七政》中，知本卻未標注「已刻」。

異文方面，與康熙本相比，有康熙本不誤，知本誤者。如「古今曆法通考」條「通曆書之理」，知本「曆」訛作「律」；「春秋以來冬至考」條「登觀臺」，知本誤作「登臺觀」；「古大今小」，知本誤作「古大小今」。也有康熙本誤，知本反不誤者。如「環中黍尺」條注文：「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黃道求赤道，李世德孝廉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為圖論，又製器以象之。」「以黃求赤」與前文「本以黃道求赤道」相矛盾，知本改作「以赤求黃」。「古曆列星距度考」條「林伺人伺」，林伺字同人，前「伺」當作「同」，知本改正。

對康熙本中的墨丁，知本也有所補充。第一處墨丁，知本補作「鶴江」。按，梁世勳字鶴汀，江當為「汀」之誤字。第二處墨丁，知本補作「遵韜」。第三處，知本遵照康熙本，未作補充。前兩處或有姓名，或有字號，尚能根據給出的綫索查得其人。第三處僅有姓氏，難知其人，故知本亦未能作任何補充。

與康熙本相比，知本有一處十分明顯的異文，出現在「天學會通訂注」條中。康熙本作「潁州師弟之誼甚篤，若見刊本必喜，余所訂注之處，亦未獲與之相質也」。四庫本與康熙本大致相同，惟將「亦」改作「惜」。知本末句則作：「亦亟欲與之相質，頃聞賜環之後，悠游林泉。而道阻且長，何時重晤，以遂茲懷。」潁州師弟」指劉淑因，劉淑因曾約梅文鼎校刻薛鳳祚遺書，以事未果。後文鼎作《天學會通訂注》，又於康熙四十五年得山東藩臺梁世勳寄來的《薛氏遺書》刊本，想起劉淑因之事，遂有此論。知本「賜環」，指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劉淑因從成所奉天還歸潁州原籍。知本與康熙本皆能講得通，不知為何知本作此更改。或是知本有所依據乎？難下定論。

根據知本以上的特徵，我們認為康熙本並非知本的直接底本。知本的底本似乎是乾隆間振綺堂所藏的抄本《書目》，振綺堂是杭州藏書家汪憲的藏書樓，乾隆間，汪憲請同邑校勘學家朱文藻校讎家藏秘籍，朱文藻撰有一部校訂書錄^{〔一〕}，其中著錄了《書目》的一個抄本：「此書抄本。按目中所載書凡八十種，計曆法書五十八種，算法書二十二種，曆算之學備於此矣，著書之富，亦箴以加矣。」^{〔二〕}《書目》著錄曆法書六十二種，算法書二十六種，總計八十八種。這裏記錄的曆法書和算法書的數目，顯然依據施彥恪《徵刻曆算全書啟》^{〔三〕}「曆法書五十八種，算數法二十二種。卷輒萬言，帙惟八十」，可知該抄本前是有施彥恪《徵刻曆算全書啟》的，與知本情況相同。又據朱文藻《知不足齋叢書序》：「余館於振綺堂十餘年，君借鈔諸書，皆余檢集。」^{〔四〕}「君」即指鮑廷博，知鮑廷博曾通過朱文藻借抄振綺堂藏書，該抄本《書目》，鮑氏不會沒有見到。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的《勿菴曆算書目》，極有可能就是這個抄本。該抄本可能是康熙本的一個修訂本，不過在傳抄中又出現一些新的錯誤，為知本所繼承。

〔一〕其書早已佚失。嘉慶間，汪憲次子汪璐撰《藏書題識》，多徵引之。

〔二〕《藏書題識》卷二子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四冊影印國家圖書館藏稿本。

〔三〕《知不足齋叢書》卷首，民國辛酉（一九二二）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

《書目》雖在康熙間已經刊行，但流傳不廣，四庫本影響範圍又十分有限。知本的出現，《書目》纔流傳開來。民國間編纂《叢書集成初編》，即據知本排印了此書。近年來，國圖出版《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其所收《書目》，亦據知本影印。

四、《勿菴曆算書目》之價值

《書目》著錄梅文鼎著述八十八種，其中曆學六十二種，算學二十六種。這雖然並不包括他的所有曆算著作^{〔一〕}，但其所著錄曆算書，半數以上已經佚失，而《書目》保存了這些著作的相關信息，對於我們瞭解、研究梅文鼎曆算著作概貌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梅文鼎早年傾注大量心血撰《古今曆法通考》五十八卷，由於卷帙浩繁，未能付梓。原書已佚，僅存序文三篇。《書目》對該書著錄頗詳，借此我們可對該書內容有大致瞭解。在本書中，梅文鼎對中西各家曆法，一一論其源流本末，使用法者知其「立法之所以然」，從而知曆法從古至今，屢變益密，後出轉精。不僅中土曆法如此，西曆亦然。

梅文鼎又有《九數存古》十卷，其稿本被友人借去，不幸遺失。該書在《書目》中亦有著錄，為《中西算學通》初編之第九種。該書論中算之源流本末，對以《九章》為代表的傳統算學作了全面考察。

《書目》還著錄《勿菴揆日器》、《璇璣尺解》、《勿菴測望儀式》、《勿菴仰觀儀式》、《勿菴渾蓋新式》、《勿菴月道儀式》等書，可知梅文鼎構思之精、製器之巧；通過《書目》著錄的《權度通幾》與《奇器補註》二書，我們還瞭解到梅文鼎對重學與機械學領域亦有涉獵。

對於已經刊行的著作，我們也可以通過《書目》，瞭解其成書情況與版本源流。梅文鼎著作的刊行情況，與梅文鼎同時或稍後的一些學者大多認識不清，多以《曆學駢枝》與《筆算》兩種為李光地所刻，如方苞在《梅徵君墓表》中說：「《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甄堵測量》、《筆算》、《曆學駢枝》、《交食蒙求》七種，《曆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鈔版行於世。」^{〔二〕}李清植《文正公年譜》卷下「康熙四十二年」云：「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討論其說，因發其所著，為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筆算》、《甄堵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曆學駢枝》。」^{〔三〕}不少學者失於詳察，多沿其說。實際上，《書目》在「曆學駢枝」與「筆算」二條中，皆明確標注「是書少參三韓金鐵山先生刻於保定」，即由金世揚刊於保定，非李光地刻。康熙刻本《筆算》前有一篇金世揚寫於康熙四十五年十月的序文，也證實了這種說法：「宛陵梅勿菴先生所著曆數諸書既成，先後鏤版其二種，余嘗割俸以飲助之，而《筆算》其一也。」^{〔四〕}

〔一〕《書目》成稿於康熙四十六、四十七年間，此後所撰的《答嘉興高念祖先生》、《二銘補注》、《五星紀要》、《曆學疑問補》、《考最高行及歲餘》、《星數考》等書並未著錄在內。

〔二〕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四部叢刊》本。

〔三〕《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八十五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第二百八十五頁。

〔四〕《筆算》卷首，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五年刻本。

金世揚出資刊行的兩種梅氏著作，除了《筆算》外，另一種即《曆學駢枝》，與《書目》說法相吻合。

又《曆學駢枝》一書，今傳本皆作四卷，而《書目》則著錄為「二卷」，且在題解中明確提到「得書二卷」。通過對《曆學駢枝》內容的詳細考索，我們認為，《曆學駢枝》初成稿時確實祇有二卷，即卷二「日食通軌」與卷三「月食通軌」，其卷一「步氣朔」與卷四立成，應為後來所補。正是《書目》的著錄，為我們考察《曆學駢枝》的成書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書目》還保存了有關梅文鼎生平、交往大量有價值的一手資料，成為後人深入瞭解梅文鼎曆算思想和生平經歷的重要依據，也是後人為其撰寫傳記的主要源泉。

乾隆間，杭世駿撰《梅文鼎傳》上下兩卷，卷上述曆書，卷下述算書，對每種著述的介紹，皆徑直引用《書目》原文。在該《傳》末尾，附有梅以燕、梅穀成、梅文鼎、梅文鼎、穆尼閣、薛鳳祚、王錫闡、揭暄、方中通、孔興泰、袁士龍、杜知耕、毛乾乾、沈超遠、潘耒、張雍敬、李鐘倫、李鼎徵、蔡輅、湯漢、魏文魁等學者小傳，傳文亦多摘自《書目》。如《李鼎徵傳》云：「嘉魚令，為梅氏刻《方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為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朒、方程。《同文算指》未嘗自諱，鼎徵蓋有所本。」^{〔二〕}按，《書目》的「方程論」條注云：「嘉魚明府李安卿鼎徵乃刻於泉州，彼教人或見李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朒、方程。《同文算指》未嘗自諱，李序蓋有所本耳。」^{〔三〕}幾何補編」條注云：「書係稿本，李安卿手為謄清，將以付梓而屬余病，李又赴任嘉魚，遂未獲相為重校。」可見，杭氏所撰《李鼎徵傳》直接摘自《書目》，無絲毫增改。

阮元編纂《疇人傳》，又本杭世駿《梅文鼎傳》，為梅氏作傳三卷。卷上論述梅文鼎曆算著述，本杭世駿《梅文鼎傳》而有所刪減。卷中前半部錄《曆學疑問》及《曆學疑問補》部分內容及《學曆說》原文；後半部介紹魏荔彤所刻《曆算全書》與梅穀成所刻《梅氏叢書輯要》的篇章卷次。卷下是梅以燕、梅穀成、梅鈞、梅鈞、梅文鼎、梅文鼎等梅氏族人傳記，其中，梅以燕、梅文鼎傳抄自杭世駿《梅文鼎傳》，梅穀成、梅文鼎傳記亦部分取自《梅文鼎傳》。

《疇人傳》中的揭暄、杜知耕、李鐘倫、李鼎徵、張雍敬、孔興泰、袁士龍、毛乾乾、沈超遠等人傳記亦多錄自杭世駿《梅文鼎傳》。又設立《李長茂傳》，傳文云：「李長茂著《算海說詳》，梅文鼎謂為亦有發明，而不能具九章。」取自《書目》的「九數存古」條：「近代作者如李長茂之《算海說詳》，亦有發明，然不能具九章。」

杭世駿《梅文鼎傳》及阮元《疇人傳·梅文鼎傳》，皆以《書目》為主要材料來源，也足以看出該書對於後人研究梅文鼎生平、著述

〔二〕《道古堂文集》卷三十，《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乾隆四十一年刻，光緒十四年汪曾唯增修本。

的重要意義。

此外，《書目》還是我國第一部曆算類的專科解題目錄，在目錄學史上亦有一定地位。同時，它還是一部曆算著作，《四庫提要》評價該書云：「雖亦目錄解題之類，而諸家之源流得失，一一標其指要，使本末釐然，實數家之總匯也」，「爲測算之綱領焉」^{〔一〕}，故四庫館臣將該書收入《子部·天文算法類》中。

本次校點，以康熙刻本爲底本，參以四庫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各參照本異文悉皆列出，以見諸本之全貌。由於採取圖文對照的形式，爲保持釋文與圖版的一致性，正文中出現的異體字，一般不做統一處理，如「菴」不作「庵」，「淡」不作「深」，「表」不作「表」，「華」不作「華」，「回」不作「回」，「攷」不作「考」，「蓋」不作「蓋」，「句」不作「勾」，「罕」不作「罕」，另「於」、「于」、「併」、「並」、「竝」、「線」、「綫」等等，各依底本。而刻本中出現的舊字形，如「糸」、「辵」、「共」、「象」、「食」、「兪」、「貝」等，不再出校說明。另刻本「已」、「巳」、「巳」往往不分，釋文據等，則徑改成新字形「糸」、「辵」、「共」、「象」、「食」、「兪」、「貝」等，不再出校說明。另刻本「已」、「巳」、「巳」往往不分，釋文據文意徑改，亦不復出校說明。

爲保持注文的流暢與簡潔，注文中引文所據的版本情況，按照著者時代，在此集中列出，注文中不再一一說明。

〔漢〕揚雄《揚子法言》，四部叢刊子部第三三三冊影印上海涵芬樓影宋刊本，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漢〕徐岳《數術記遺》，微波榭算經十書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

〔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

〔魏〕劉徽注《九章算術》，微波榭算經十書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

〔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整理本，一九六五年。

〔唐〕賈公彥《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唐〕李肇《唐國史補》，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宋〕李籍《周髀算經音義》，微波榭算經十書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

〔宋〕李籍《九章算術音義》，微波榭算經十書本，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藏。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四部叢刊集部第八七九冊影涵芬樓藏明萬曆間梅氏祠堂刊本，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

〔一〕《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勿菴曆算書記》卷前提要，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